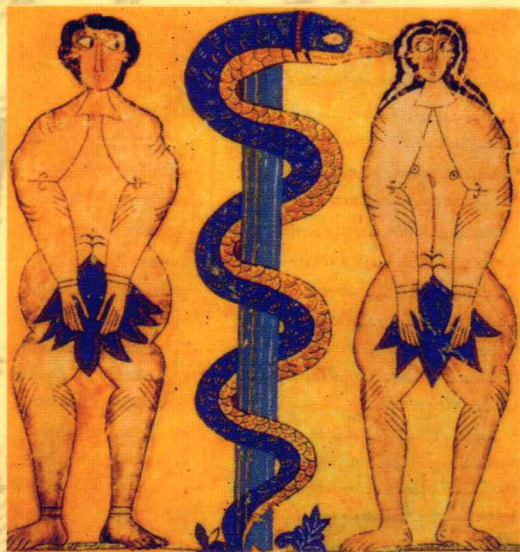


性別政治

Politique des Sexes



Sylviane Agacinski

作者 雪維安·愛嘉辛斯基

譯者 吳靜宜

性學研究

性別政治

Politique des Sexes



Sylviane Agacino

—— 費維揚 · 謝麗華 譯

—— 謝麗華

性別政治

Politique des Sexes

著 —— 雪維安・愛嘉辛斯基 (Sylviane Agacinski)

譯 —— 吳靜宜

策劃 —— 林志明 (LIN Chi-Ming)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性別政治／雪維安，愛嘉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著；吳靜宜譯 -- 初版 -- 台北縣：桂冠，2005 [民 94]

面：公分.-

譯自：Politique des Sexes

ISBN 957-730-525-3（平裝）

1. 性別 2. 性差異

544.7

94000619

08619

性別政治

Politique des Sexes

著者——雪維安，愛嘉辛斯基（Sylviane Agacinski）

譯者——吳靜宜

策劃——林志明（LIN Chi-Ming）

執行編輯——林良雅 劉彥廷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 231 新店市中正路 542-3 號 2 樓

電話——02-22193338

傳真——02-22182859~60

法律顧問——端正法律事務所

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

經銷發行——成陽出版社

購書專線——03-3589000

傳真——03-3581688

地址——桃園市春日路 1490 號

印刷廠——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2005 年 2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 ——laureate@laureate.com.tw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525-3 定價 —— 新台幣 250 元

譯序

這是一本潛入西方哲學源頭去批判的書，同時也充滿了政治性。一如作者在書中寫道：「透過論證，它是哲學的省思，透過負起選擇的責任，它是立場的表態。」她認為改造兩性關係的可能確實存在，我們可以從哲學上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從政治上重組政治力量與社會組織，而藝術上透過詮釋的力量對人的影響可能更大。

作者強調人根源的男／女二元區分，一個性別對另外一個性別而言，就是他者。整體的人性就是不對稱、充滿異質的混合體。兩性差異根植於自然，但是在人類社會裡它總是經過文化詮釋或偽裝而作用著。文中作者援引人類學者艾希提耶（Heritier）的論點「性別差異做為自然生物的條件，提供了一個所有文化都要翻譯的普遍結構，每個文化用它自己的方式表達。」進一步，作者要我們政治地去理解差異是如何被承認或被否定的。人的差異在象徵體系中被階層化，男性佔據了優勢的位置，從語言、社會建制，甚至到以男人作為人的典範。作者對亞里斯多德和弗洛伊德的剖析，指陳兩個對西方影響深遠的思想脈絡在面對女性的時候，共通的特

點是將男性放在中心，透過顯現／欠缺的邏輯，將沒有陽具的女性定義為欠缺。而這樣的結構總是和層級之別，界定並強化男／女對立的概念相輔相成。作者也不贊成女性中心主義，因為那同樣是在以一獨尊的邏輯裡打轉。作者提出放棄單一、統一的認同，放棄對中心的渴望，強調人性混合的價值。

作者所提出的人性混合論以及對差異的注重，撞擊立基於普世論的西蒙波娃的女性主義思潮。波娃誤入普世主義的陷阱而不自覺，沿用男／女層級關係及相關的對立概念，其代價是貶抑母職，抹煞根源於自然的女人獨特性。消除兩性差異，女人像個男人一樣擁有權力與自由，實際上是以男性為典範。

本書最後一部分，提名「政治學」。作者從法國政治上對女性的保守傳統批判起，分析平等原則的政治本質。人們朗朗上口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實際上說明了平等必然是建制化的產物，因此平等絕非人生來就有，而是透過建制機構，是政治決策的結果。兩性平等也是政治運作的結果。作者釐清平等的反面是不平等，而非一致性，差異的反面才是一致性。所以平等原則和差異並不對立。當我們不再被普世論對人的抽象概念所迷惘，當我們承認人和人、男和女之間普遍存在的差異時，為了達到公平正義，我們應該尋求政治、工作、經濟場域具體的辦法來修正。

即使在法國，男女的平等在法律原則下的平等概念和現實仍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作者認為要達到一個真正兩性平等的社會，首先在政治決策過程必須有男女平衡的參與。也就

是男女對權力的平均分配與分享，包含了對性別差異的認知。因此，作者明確地倡議兩性平均分配的策略，代議制的候選人提名時，應該是男女數量相當。而且，作者認為當保障名額制用在「對抗獨佔的事務上」，就可以促進平等的狀況。而當政黨內部不願採行時，「國家應該出面」發揮其作用。這種作法，可以避免以代表性的女性（token woman），造成一種女人也佔有權力地位的假象，模糊、遮掩了現實中男女在權力分配上的不平等。

然而，對照台灣的處境，當我們要求女人在政治權力上與男人均權時，比如推出數量相當的女性議員，我們必須先質疑這些女議員是否反省到以普世主義及其底層男性中心主義方式思考的陷阱，以及她們對女性差異、女性問題的認同程度。

作者充分地落實她一直以來的哲學立場：連繫清晰的哲學思維，和負起責任的抉擇，落實在現實生活中。她試著轉變我們和哲學的關係，如果思想可以滋養經驗，那麼，經驗回過頭來應使思想可以存續。她致力於將哲學從學院的歷史死結中解脫出來，走入生活，進而改造社會。

六十年代，作者在里昂，是德勒茲的學生。七十年代，她是哲學教育研究團體中積極的成員。當年她和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過從甚密，曾與他同居並獨立撫養他們的兒子。後來她與法國前任總理喬斯平共組家庭，現在任教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二十幾年來，作者的思考脈絡一直在檢視並思索道德論上他者、異鄉人及女人的命運。她的著作包括：1996年《對

自我中心主義的批評》，1998年《性別政治》，2000年《時光過客》，以及在其丈夫角逐法國總統大選期間出版的2002年《中斷的日記——2002年1月24日至5月25日》。今年她在社科院開設的課程題目是「世代繁衍（la génération）」。她從哲學、文學、神學或人文科學這些構成性別情境的想像再現中抽絲剝繭，解讀兩性差異，特別關照世代繁衍的議題。

作者愛嘉辛斯基以哲學家細密而窮究源頭的剖析，充分的論證，有助於我對這幾年來囫圇吞棗的女性主義理論，進行批判性視角的釐清。而愛嘉辛斯基與生活現實的貼近、對時事的關懷在書中俯拾即是。她觸及包括家務給付、創造新的公私領域經濟型態、同性戀、在婚姻共居模式之外新慾望及生活的模式可能性、私生活領域的自由選擇權、代理孕母、小孩的權利、人工生殖、國會男女議員席次等等議題，從一個哲學家的立場提出她的思索。不止於此，令人振奮的是，她更積極地提出現實問題的解決策略。讓人感受到她對改造現實的旺盛意志與熱忱。

另值得一提來對照台灣的近況，當談及法國兩性關係的獨特性，作者說明法國輿論對待公眾人物，能夠將個人才智的判斷與他們對私生活的選擇分開來看。輿論藉公眾人物的私生活來污名化該人物的行為，被法國人視為是卑鄙的行徑。這是法國輿論和英美以及台灣很不相同的地方。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幾經延宕，主要是因為我本身的工作忙，但是閱讀此書的樂趣使我一直不願放棄。謝謝桂冠圖書公司願意出版這本書，以及策劃此書的林志明的包涵，也感謝過程中張碧霞小姐以及莫渝先生的付出。

原序

未曾有過如此濃烈的動機想寫一本書。我沒太多猶豫就投入這本書的寫作工作上，就好像有股個人義務般的力量在推動著，我且將手邊的工作擱置一旁。

大環境的情勢並不是沒有影響：1996年6月，女性政治人物打破了以往黨派之間的分際走上街頭抗議要求平均分配，企圖以在決策當局中建立男女實際上的平等運作模式。實際運作上的平等意謂著數量上的平衡，因為當時法國的國會衆議院內5.5%為女性，參議院的女性佔5.6%。對於平均分配權力的爭論，突然間在政治舞台引起了廣大的迴響，同時也把我從長期的麻木中打醒：我到那時候為止對「女性的問題」或女性主義的運動略覺疲軟，我以為這些運動大部分已經達到目的，至少在我們國家已達到了目標。外在機緣促使下，我想從書架找一本關於女性主義歷史的書來讀讀的時候，才發現大部有關「女性問題」的書刊都被束之高閣，伸手難以觸及的層架上。厚厚的灰塵使我覺察到隔著我和這個問題的那層冷漠，轉眼已累積了15年。

那麼，為什麼我忽然間開始動起來了呢？因為，平均分

配的確使大部分女人達到共識，但是它也嚴重地使女性之間意見分歧。衆所皆知，女性主義者之間對平均分配權力的爭議對立最爲激烈，即使他們在左右派保守分子裡的熱心同盟都比不上。

這個正在發展中的爭論揭示了平均分配的理想，加上女人史無前例想與男人**分享**政治權力的要求，已經很明白地引爆了覆蓋法國有關兩性平等及整個女性主義運動基礎的茫然共識。

對我而言，我十分佩服幾位先驅者在爭取平權上的創意與勇氣。平均分配的問題引起我的高度興趣更是因爲這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累積了兩個問題：首先是對**兩性差異**提供了一個新的取徑；加入了政治的意義；其次，是對**民主**投入了新的取徑，民主應負起實現兩性平等的任務，不僅要比以前更好而且要**不一樣**。

這個理念很值得公開辯論，爲了對這個思辯有所貢獻，同時也爲了釐清我自己的立場，所以我立即展開了對女性問題或至少是性別混合問題的重新思考。人是雙重的並非單一，是分裂的而非一元的，我們應該要思考的就是這個分裂的問題。

如果這個爭端的蘋果平均分配來自於女性政治人物共商的行動，這並非巧合，因爲就是在政治生活中讓人覺悟到，民主在男女平等方面還有很多的路要走，這事起頭得並不順利。這是爲什麼平均分配的訴求含有這份基進性質。但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爲女性主義一直到今天所提出的特定訴求都一直與嚴格意義下的政治運動區隔開來。

誠然，女性解放很明顯地是一種政治抗爭，但是其賭注卻特別是法律或社會層面的。而且，在政治、人文科學及文學領域裡有關兩性差異的反省工作有很多成果。但似乎沒人對權力和政治機構有興趣。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 80 年代，女人對權力和直接與政治有關的關鍵事物都保持距離，或者不認為需要將女性主義運動與其他運動區隔開來。以左派的女性為例，透過馬克斯及社會主義的分析，她們相信革命運動能夠終結所有形式的異化。即使西蒙波娃在當年都秉持這種想法。1968 年以後的女性主義者也同樣地忽視政治權力的重要，有時是基於相同的理由，更多時候是因為她們想對當權的（男性）政治秩序提出基進的抵抗。這個時期，ML F 的某些流派不去煩惱國會中女性代表的數量，反而宣稱這種代表「並不足以代表什麼」。

女性對政治權力的冷漠其實是雙重情勢造成的結果：其一，在整體政治的情勢下，權力受到質疑，民主受到藐視；其二，在一個歷史、道德、文化的情勢中，人們更側重女人爭取避孕及墮胎自主權的抗爭。誠然，這些自主權的確是亟需獲取的。

柏林圍牆的倒塌、階級鬥爭的意識型態消融與國家的逐步衰退、右派哲學思潮以及在極權夢魘之後人權的覺醒：所有這些都促使我們去重新推動民主，重新思考民主的原則與功能。因此我們應該在這樣的脈絡中定位女人在政治上新的利益，以及與政治相關的應該爭取的未知權力。

如果平均分配的目標揭穿了女性主義中潛在的矛盾，這

是因為這個目標政治化了兩性差異。人們被迫去**重新思考**這個差異。但是，認同西蒙波娃《第二性》論述的第一波女性主義者，一直以來主要致力於權利和條件的男女平等，而對個人的性別要求不加以區別的權利。今天仍舊捍衛這種「忽略差異」立場的女性主義者相對地顯得孤立：大部分想要推動女性問題的女性主義者都意識到性別差異，所以她們超越了政治立場而團結在一起。今日為的是平均分配的必要性，一如昔日為了墮胎的合法化。

她們主張要求國會議員的男女人數是切實地混合，而非停滯在目前幾乎男性專制的局面。平均分配打破了執著於中立及忽略性別差異的普世主義教條，平均分配宣稱人民及民代都是有性別的個體，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他們應該平等地管理公共事務。

暫且不作預期：我們試著在以下的篇章中釐清這個問題。

男女之間權力的分享如果不能成立，那只有當人們不承認性別是社會、文化的**特徵**，也不是民族的特徵，像語言、宗教或領土性別標示某個「社群」的共同特色。難道性別不是一種**普遍的**具有區別功能的特徵嗎？換言之，人類在男女性別的雙重形式之外不存在。

在思考兩性政治，和今日女性的政治問題之前，我應該先處理這個既困難又未必有確定答案的問題：性別差異是什麼？它形成了社會上男女的不同，使得在任何文化中的人們從來不會混淆男女性別，就像我們不會混淆男人女人。

人們可以確定，我們無法窮究差異的所有祕密。因為，假如差異是自然強制賦予的，是自然在男和女性的起源上就附加爲了繁衍的永遠分裂之法則，然而，差異的意義則是由社會、文明所賦予。如此一來，就沒有兩性差異的真相，有的是人性無終止地賦予差異意義、詮釋、教化的努力。如果我們覺察到這一點，那麼問題同樣地變得政治化：對於人類的混合性，我們今天承認或賦予了什麼意義？

對這樣的詮釋，我們不可能是單純的觀察者：我們帶著利害關係注視著差異的理論，以及文化中男女的地位，特別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如此一來，我們應該徹底基進地質疑性別的階層化和對男性模式的推崇。我們反而要確認兩性差異，承認人性分裂的淵源，在差異之上建立新的分享的要求。

這是爲何我想寫一本書，因其論證它是哲學的省思，因爲它有所選擇；它是立場的表態。爲的是表示未必一定要不計代價地忽略或否認人是分裂的事實。分裂所導致的分歧、不對稱、甚至矛盾，不管對男人或對全體人民而言，卻是機會而非不幸。在兩性之間多樣的可能性之上，更重要的是人們至少在這個基本但或許被誤解的價值上同意：人性普遍的混合性當會引領人們以更寬廣普遍的方式承認他者。

異性難道不是離我們最近的陌生人的容顏嗎？因此，關鍵在於政治地了解兩性差異是如何被承認或被否認。因爲，我們思考異性的方式有賴於我們如何思考普遍的**他者**。

目 錄

譯序	i
原序	v
差 異	001
1. 分裂的人類	003
2. 差異的各種版本	021
3. 自由和生育能力	043
4. 男的普遍性	063
子嗣關係	081
5. 認同與同性戀	083
6. 雙重源頭	101
7. 亞里斯多德對抗柏拉圖	111

政治學	121
8. 戰爭或政治	123
9. 自由放蕩而古老的法國	131
10. 平等	139
11. 平均分配	153

差異

